



# 孩子,你的大脚丫子哟!

□作者:肖艳

站在众多的鞋子面前,两个丫头精挑细选。小丫头小学二年级,选了一双凉鞋,米白色,扎着女孩子喜欢的蝴蝶结;大丫头才十二岁,个头已经一米六五了,人长得快,脚也长得快,仅仅十二岁,鞋码已经达到四十四了。不用选,只有那两个款式有合适的尺码。

曾经,大丫头对自己的一双大脚,颇为苦恼。小学五年级,鞋码三十八,身高一米六。我,四十岁,鞋码三十八,身高一米六。没有对比,就没有“伤害”。“妈妈,你给我买鞋,买三十七码。”丫头喊着嘴。“孩子,你还在长个子,鞋子不合脚,脚会疼的。”我是满脑子不解。原来,班上只有两三个女同学的脚和丫头的一样大,甚至大多数的男生脚都没有丫头的大。买新鞋了,大丫头憋着脚,硬说三十七码的鞋子能穿。没想到,过了一段时间后,她伤心地翘着一双大脚丫子放在我的腿上说,“妈妈,我的大脚拇指成这样了。”脱下袜子,只见左右脚的大脚拇指都向内侧着,和其他四个脚趾挤在了一起。

看着孩子脚长成这样,心里万般自责。看来是时候做做孩子的“思想工作”了。第二天,傍晚时分,拉着大丫头散步。“丫头,你听说过马大脚吗?”“马大脚,谁呀?”皇帝朱元璋的原配夫人马皇后,人称马大脚。在封建社会,当地人家的姑娘都是要缠足,成为一双小脚。可是马秀英的父亲没有儿子,视她为掌上明珠。自小马秀英就能诗会画,也不肯缠足,于是就有了一双天足,人们称之为马大脚。后来,朱元璋做了皇帝,马大脚自然成了皇后。她宽厚仁慈,时常规劝

朱元璋保持节俭的生活,而成为人们称颂的皇后。听妈妈讲完马大脚的故事,丫头若有所思。

于是我又忆起了,一位深受封建制度迫害的老人。那时的我,只有七八岁的年纪。母亲过年买了一双大红的皮鞋,那是我一年里最为开心的礼物了。凭着粮票购物的年代,穿一双大红皮鞋在大院里蹦蹦跳跳,绝对是整个院子的焦点。我傲娇地翘着红皮鞋,在一圈小朋友面前“显摆”。“啧啧”声不绝于耳。少有见到的一位老奶奶,突然说道:“姑娘,你这么大脚!”我左看看右瞧瞧。“奶奶,你的鞋多大码?”大家的目光都盯到老奶奶的黑布鞋上去了。老奶奶坐在一旁的树墩上,瘦弱的身子轻轻松松解下鞋带。一双畸形脚丫子裸露在众人眼底。“我的脚从三岁就开始缠,今年六十五了,穿二十码的鞋都挺大的。”小伙伴们都在一旁愣神了。

“她的脚比一个小孩子的脚还要小!”大丫头吃惊不已。老奶奶一辈子裹着小脚生活,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“你是愿意做勇敢的马大脚,拥有智慧,还是裹着小脚的老太,蜗居在家呢?”我

问道。大丫头还是一丝犹豫,“妈妈,我的脚要是比男孩子的都大,怎么办?”“那我们就去订制!”我肯定地说。几千年的封建思想里,以“三寸金莲”为美,且牵连着女子一生的婚姻。丫头的脚自然生长,如同一棵遇见风调雨顺的树苗,茁壮生长的小树苗。在这盛世年华里,我们这样普通的二孩家庭给孩子订制一双双鞋子,也成了稀松平常的事。

让花成花,让树成树;让孩子成为孩子,让大脚成为大脚……



# “画”出一屋桂花香



□作者:李秀芹

20世纪70年代,我和老洲结婚了。他有一个弟弟、六个妹妹,那时一大家人挤在4间土坯房里。公婆说,等我们结婚时,让小叔子去邻居家借住,给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子当婚房。

我和老洲没同意,让小叔子安心在家住着,我向单位要了一间宿舍当婚房。宿舍很小,仅能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,我们用木板在房内搭了个阁楼盛衣物,又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搭了间小屋,半间当厨房,半间当杂物房。

有一天老洲下班回家,说得了一个宝贝。他从包里掏出一幅画,画上画的是一棵桂花树,画得很逼真。老洲说这是市里一位知名画家画的,上午这位画家来他们单位参观,恰好老洲负责接待,中午休息时,老画家看着厂子里的一棵桂花树来了灵感,当即作了一幅画,送给了老洲。

画是好画呀,可看完画我俩便犯了愁:墙上已经钉满了钉子,钉子上挂着零碎的日用品,满墙找不出一块可以挂画的地方。最后老洲只好将画折起来,夹在书里珍藏。

那段时间,家里来了客人,老洲便打开画让客人观赏,甚是得意。后来,大儿子调皮,家里没人时自己翻腾出书本玩,误撕了那幅画,老洲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。我知道他不是心疼画,而是心疼逼仄空间里丢失的一道风景。

我鼓励老洲自己学画画,老洲竟接受了我的建议,半路出家拿起了画笔。只要是休息日,我和儿子

便陪老洲去公园写生。那幅撕碎的桂花画成了老洲的心病,他学画专画桂花。说实话,老洲画画悟性不高,虽然天天抱着书本琢磨,有时也向精通绘画的老师请教,但他总也画不好。每次他画完,问我们,画得好看吗?我和儿子都违心地说,有进步,比上一张好看了。

我们家的每本书里都夹着老洲的画,后来二儿子出生了,老洲那些画成了儿子的玩具,总也“撕”不完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单位分房,我们终于有了两间房子,总算腾出一面墙可以挂老洲的画了。画挂上墙的那天,我和孩子们都夸老洲的桂花画得逼真,儿子说晚上睡觉还能闻到桂花香呢。

10年后,我们在城里买了一套房三居室,我留出一间房子给老洲当画室。可老洲却说自己的画配不上新房子,要想看花,买一盆桂花回家看就可以了。

我们退休后,回老家买了一套房老宅子。老洲看上了老宅里的大院子,简单装修了一下便搬了进去。老洲计划在院子里种菜养花,还要在院子中央种一棵桂花树,等桂花树开花了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喝茶、聊天。

如今我们家的桂花树长得枝叶旺盛,每年秋天桂花开时,我总能闻到浓浓的桂花香。其实这种花香一直萦绕在我身边几十年,从老洲带回那幅画开始,我们的小家就充满了花香和喜庆。画上的桂花伴随我们度过了清贫又平淡的日子,芬芳了岁月,温暖了流年。



老街漫步 盛近摄

# 母亲劝我多读书

□作者:张志松

母亲到我这里小住,有天,她跑到我书房里帮我打扫卫生,不知怎么回事,她突然从书房里跑出来,对正在吃早餐的我,颇有点生气地说:“你有好长时间不读书了吧,不读书怎么行呢?”我有点惊讶,母亲怎么知道我好久没读书了呢?不得不承认,我确实好久没读书了,每天上班之余,不是打牌,就是去外面喝酒等等,哪有时间读书啊!只是我有点好奇,母亲怎么知道我好久没读书了呢?这时候,母亲也好像看出我的疑惑,说:“你看看你摆放在书架上的书,上面已经积了不少灰尘,这说明你有好久不读书了。”我听了,顿时如梦初醒,并汗颜不已。

母亲是个半文盲,活了大半辈子,吃尽了不识字之苦,正因为如此,母亲就一直劝我坚持多读书,哪怕我现在年老半百了,母亲也一直耳提面命。记得上小学三年级那年,我最怕上作文课,每次上作文课的时候,

我就头痛得要命,不知道该如何下笔。母亲知道后,竟然从庄南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家里借来了不少书,都是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之类的书。当母亲把这些书交到我手里的时候,还喜滋滋地对我说:“校长说了,只要你多读这些书,你就会写作文了。”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,我只好硬着头皮捧起了书本读了起来,并且每天放学后,都要坚持读到三五页,随着读书越来越多,再加上母亲厚着脸皮又跟人家借来了不少书供我阅读,积累不少素材后,很快让我的作文水平有了提高,并且在五年级那年,我的一篇文章在全乡小学生作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。

母亲看到我读书尝到了甜头后,更是“变本加厉”地劝我坚持多读书。是的,在老家的那几年,我确实读了不少书,尤其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,我都读了不少,并且还一度喜欢上了写作。有次,我在贵州省举办

的一次文学征文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,当我收到获奖证书的那一天,母亲就曾当着众多亲友的面,不无得意地对我说:“瞧,如果不是劝你多读书,你能获得二等奖吗?不管以后怎么样,你还是多读点书,不读书怎么行呢?就像庄稼,如果你不施肥,庄稼怎么能正常生长呢?”是的,母亲说的确实有道理。难怪,我前几年读书少了,写作的水平也越来越不行了,甚至一个月在报刊上只发了一两篇,想当初,我读书的那几年,每个月在报刊上最少发十多篇呢!如果我这样下去,再不坚持读书,我恐怕会在时代的大潮中被淘汰。这么想着,我顿时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,吃过早餐,我立马走到书房,默默地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读了起来……

感谢母亲一如既往地坚持劝我读书,让我现在很快又重拾起了写作的希望。



# 爱是最好的良药

□作者:钱永广

我家住在五楼,我没事就喜欢站在阳台上,朝一楼的院子里张望。一楼人家喜欢花,在楼上,我每天都会看见男人弓着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精心侍弄那些花儿。什么杜鹃、月季、玉兰、海棠等,把院子里弄得香气扑鼻。男人并不怎么爱花,但女人喜欢,为了女人,他坚持每天给花浇水、培土。我发现他每天给花浇水、培土时,眼睛总是亮亮的。

以前,男人是不会去侍弄那些花儿的,这都是女人的事。但自从女人的眼睛失明后,男人就接过了女人手中的活。起初,女人的眼睛失明时,总是以泪洗面。那么一双明亮清澈的眸子,怎么突然就看不见了呢?花是肯定种不成了。可男人说,他会替她去侍弄那些花的。女人又哭了,说:“既然你不喜欢花,我眼睛看不见了,花种得再好,又给谁看呢?”男人鼓励她说:“我们要相信医生的话,积极治疗,你的眼睛会好的,难道你不希望有一天你能重新看到这些花吗?再说,把花种好了,满院子里都是香,你就能感觉到,花儿

正在开,我还等你的眼睛康复了,我们一起看花呢……”

男人每次这样说的时候,女人都会沉默不语。她当然希望有一天会重新看到这些芬芳的花朵。

男人每天坚持一边给花培土、浇水,一边同女人小声地交谈。日子久了,女人也摸索着给男人当帮手,即使女人不小心碰翻了花盆,男人也不劝她去休息。

那天,我下班路过他家门口,禁不住好奇就走进了他家的院子。我问男人:“她的眼睛都看不见了,为什么你还要种花呢,她的眼睛真的能康复吗?”

“她的眼睛?哦……这个我也说不清,她喜欢花,我种花,还是为了安慰她,希望她能够配合医生治疗……我怕她对生活失去信心,即使她的眼睛真的好了,我也要给她活下去的勇气。”男人说。

“医生确定她的眼睛能复明吗?”我问。男人说:“不知道。但我必须这样引导

她。她虽然现在看不见,但我仍坚持种花,花儿总会努力地开,我想让她对自己的眼睛有信心。当她有信心时,她对生活才会充满期待。再说了,如果她的眼睛真的好了,我也无所悔,只要她能闻到花香,心里开心,我也愿意为她种一辈子的花……”

三年后,我发现一楼的那个女人,又开始自己侍弄那些花儿了。她的眼睛好了。男人对我说:“不知这是治疗的结果,还是我坚持种花的奇迹。”而我却相信,虽然治疗起到了效果,但对女人来说,男人的爱,才是治愈她眼疾的最好良药。



金色时节 肖明/摄

